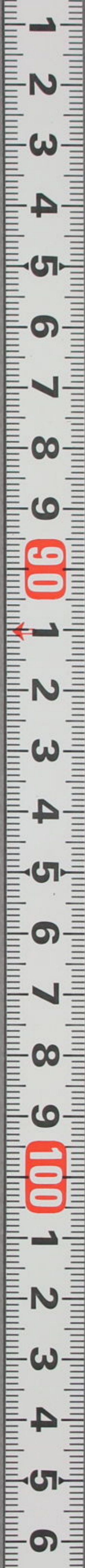




東京新繁昌記

初編



行刺月四第年四卅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

東京

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目録

學校

人力車 附馬車會社

新聞社

貸坐舖 附吉原

寫真

牛肉店

西洋目鏡

招龜社

東京新繁昌記初編

服部誠一著

學校

世之繁華，所由生者，何？文化之繁華也。本邦文運之隆盛，未曾有如此今日者也。分全國為七大學區，又分大區為二百五十六中學區，又分中區為五萬三千七百六十小學區。雖東阪西隅，無不有學校之設。教育之道，可謂至矣。今也，人民出蒙昧之雲霧而入文華之錦繡，為父兄者，汲々鼓舞其子弟，為子弟者，

學々勉勵其學業國內不日可進其極域也本府學區樞軸而大小學校如林叢以小川坊開成校為第一或有市校或有共立校或有私校合官私其數三千生徒凡五千人自四方負笈者日輻輳月薈萃百料之技術百般之學藝無不研窮者故五尺童無耽於紙鳶陀螺而誤通學時刻者七歲女無流於羽子手毬而受習字催促者雖裏店小瀨詣世界國盡而歎老父文盲雖酒肆丁稚閱商賈往來而笑伴頭放蕩噫盛哉文乎噫大哉文乎苟為令生徒者惡乱暴舊習而慕端正美風互競學等共磨智識無曾醉芳

原花誤門限游生未見迷柳橋春被放逐情生無立街頭食魚酢者無在室內倒酒瓶者內則不斷英書佛藉之呶唔外則不聞月落烏啼之放歌况入廁有為扭戰獨學者乎偶稱情生者不過飢至牛肉店飽一鍋燒肉與二合鬼殺俗稱醉酒俸至揚花寄聞竹本阿駒與清元阿花而歸耳書生風不亦美乎六笏小室約容三四名机一脚書百卷有凭覺子者有坐毛氈者壁上必揭地球全圖床頭多置六角時器外套長如一夜貸衾着帶便以一幅晒布三時飲食菲而思他牛肉終夜蒲團冷而戀彼少年我生景

况雖如此亦何非可歎諺不云乎尺蠖屈為其伸鷹隼擊為其揚也今雖坐草席後必可住石造層樓坐花紋鐳綸也暫雖着敝衣又可纏羅紗衣裳携金皮時器也各室琅々有諧誦者有音讀者或正言訓或整字義有構文有習語唐人寤語變為洋人擬聲蚯蚓筆法化為蟬行文字玻璃燈明而壓螢雪光西洋紙滑而奪藤楮權蝶々談世界之國土者地理家也便々論商社之規則者經濟家也側眼動器械者窮理家也支願閱法律者政事家也一生道僕志于洋學既數年一日不午睡一夜不游步已併吞五大洲

而詰萬國交際曾嘗牛肉風味未吸娼妓口唇不亦大學士乎此大學士而未乘馬車未着官服飢寒落魄如此嗚呼驥不遇伯樂老于槽櫪中龍無將軍伏于草廬間僕已二十五年三月也余衰也久矣我不亦夢見倫動英京飯令我不大官寧出官途乎我韞美玉而藏之沽我々々我待價者也一生道僕就學以來未接揚弓阿娘未顧温室少婦日夜勉強強々無止非如彼輩典一冊字書而與駟殿于橫坊阿福者也僕而亦不受三顧命我輩學業未至乎談話未終時器鏘々報十二時食堂析木楫々

日曜日好天氣長羽織五六人筒袖七八人浴于丁
子湯諷于淺草咏而歸々路一生謀小酌于通街牛
肉店肉一鍋酒一瓶一鍋一瓶如飡飯如飲湯既而
醉側有一客亦傾四合又其側有一客自若舉盃頭
髮如法印帶一小刀三人終合團樂為一席更命酒
肉巡盃數回玉山將頹一生意氣揚々曰僕熟視方
今之形勢非洋學寧無學其廣大也併吞五大洲一
目全世界天下之經濟全國之富強無政事無軍事
皆無不關洋學者輒近建築方法衣服制度漸遷洋
風雖茶店少婦用洋語絃妓歌亦挾洋語不亦愉快

乎凡宇宙間何物不歸于洋齊家歸于洋脩身歸于
洋又其力之大也廢積年之封建歸萬世之郡縣洋
學洽浸潤民間則惰夫有立志薄夫有所厚且人有
生元同等而無貴賤有才則代國民治國政無才則
輸租稅代勞役是至當之通義而千古之確論也僕
每翻一書益知洋學尊大如某輩未能讀一冊文典
而就官途聞少讀漢籍孔子之道與士族之權已既
隨于地廉價極厲骨董店長物賴此長物在官途如
坐豆腐不日墮落或與豆腐共腐敗為真腐儒者乎
是亦可入人車先生之門者也一客切齒扼腕進曰

余乃漢學生也子誹謗漢學何事乎洋亦學漢亦學
於道義豈有二乎夫孔子之道至正至大不可與西
洋夷狄之道同日而論也汝勿憤怒余得辨解之汝
未讀論孟乎父子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皆在仁
義在上則可治天下在下則可治一家豈得不謂盛
抑學問者何修人道也人道者何修一身也人生日
用彛倫之間少頃不可離仁義也語云仁者人之安
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街道居宅總在仁義中天下
一日欠此道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官吏行其私商
賈網其利開化復為混沌西洋諸國狡猾見利忘君

臣父子見財失廉耻醜惡唯謂經濟々々而不顧人
倫之道此人也欲拾一文錢蹈大糞者也又何足論
洋生振鬚髮曰否々何然古稱漢儒者口唱經義行
無經義巧掉虛舌身無實行汝不聞乎現今支那國
幹無一可採者其政幹君主專治專束縛人民自由
自尊大而稱中華未知萬國交際寧以支那地方為
夷狄以西洋諸國稱中華可也且開口則稱文章々
々文章果何為物作赤壁賦不知蒸氣發明吐陳腐
寐語不解開化文字毛唐人之為用果亦何有漢生
瞋目曰不然々々謹案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儒

者來我朝師太子儒學始開文化爰行及臻
桓武帝遷都于葛野建國學于朱雀東自後名儒輩
出日用之間無不用漢字者若獨以橫字記姓名乎
苟用其字者不免為漢學徒儒者道非如彼國學者
流者也一客乍發怒曰余國學生也汝輩忌我國而
慕他國何速去不行其國辱我日本國
皇統一
系而赫赫神國也上世蒙古寇西海神風一起而麤
殺寇兵二十萬若輩未見銀行新紙幣新紙幣國乎
蒙古敗軍
抑若輩知我皇祖太神之事蹟也不讀我國史
而諳他國歷史是猶棄己父母而慕人父母也且如

西洋諸國人民結黨與甚矣廢國王如放犬狗弑王
族似斬西瓜對他國則稱之曰革盟何其不忠又如
漢土唐虞以來王朝沿革凡幾十回苟有日本寇者
而為之快乎且我國言辭國而自古尊和歌僅以三
十一字動天地感鬼神和歌之為德也亦大矣若輩
感於絃妓戀歌與流行葉歌未曾知和歌之妙通神
也又洋學生為弊欲棄我皇國神教而弘耶蘇邪
教者亦不勘矣是神國之罪人也洋生怫然曰汝謂
耶蘇教為邪教者何也非如腥坊頭敲木魚唱虛說
瘦稱宜振鐺鈴誦空文者也天神明獨在于天拜空

像詣空社何故全歐洲之開化全耶蘓之力也能變
野蠻致文明其遺德不亦大乎和生曰汝不言乎神
明獨在于天若何故携芳坊妓至初卯也龜井戸
社祭管公靈也若歸路不詣深川八幡歟若亦口唱
虛言身無實行者也洋生曰余至龜井戸深川者為
一身運動也非敢有所祈于社也如汝不曾至淺草
觀音歟余竊見汝戀着茶店阿龜々々者因天津兒
命之後胤故乎一到觀音境內是即到佛境也若口
唱神道何有其醜態也且不知蒸氣車便乎不見煉
化石美乎如汝者可入天岳窟而溺死于和歌浦波

者也和生振身曰汝不免神罰寧不免天誅者也汝
不食我國五穀而常以牛肉與麥麵生活乎汝亦如
漢生採薇可餓死于首陽下也漢生激曰苟學仁義
者如汝輩非為反覆表裏行者也謂洋生到龜井戸和生到淺草身
衣敞溫袍與衣羅紗者立而不耻也或時嘯愛宕之
風月或時吟墨陀之煙花悠優自適以樂彼仁義膏
肩諂笑豈為二三十金折腰乎余端正而君子也和
生冷笑曰汝開口唱仁義稱正道而至橫坊居酒店
終飲二合酒醉步蹣跚立人檐下潛欲尿偶見邏卒
愕然驚去汝不知我國法律也五尺童猶知之汝唱

仁義犯國法律是即讀論語不知論語也汝亦與併吞世界洋生之不知脚下我國者兄弟也洋生火唇曰汝稱我國々々僅知有我國不知有他國也井蛙管見可憐生何足共論世界大道三生古戰益熾如火無勝敗可決色番人來樓下傾耳亭子匍匐視二階偶隔屏風有一老客慙慙頓首于三生前曰君輩高論愚老具聞之余雖草莽一夫少有所發明請為諸君述一言君輩互誇已所長譴人所短是皆不可也譬如俳優家爭其技一人管絃家也一人淨瑠理家也一人舞蹈家也今開一狂言欠其一人而能

可為狂言乎畢竟世間萬事皆狂言也愚未讀橫文未見漢書未知和歌真不具一夫也然視世形勢察已將來未曾誤其機是唯因見演劇場狂言也國有農工商三役者為一國是大狂言也政府有官吏役者各掌其事務是亦狂言也夫婦之間亦小狂言也我國今日開化債和漢洋三役者欲開新狂言之秋也為其役者冀燕絃歌舞三藝而上舞臺調子整狂言一層可繁昌也如君輩役者之卯也何則未有室家未上廟堂未入商社乃未踏一舞臺者也吞世界者說仁義者能和歌者皆劣余不具遠矣余雖不見

歐羅巴既築三層石樓居之未夢堯舜法于家妻抵
于兄弟一家渾然無飢寒憂未知神道不為不正亦
無可蒙神罰理家無事故是所謂神之賜也余述此
言非敢慢又非敢誇唯陣其理也余今已老矣八十
手習無可成目途故欲使君輩為輔相人也君輩各
立其學派曰洋學曰漢學曰國學是大不可也苟在
我國學者乃我國學也亦何用令其派三學全合而
為一學者真皇國之大學士也君輩富春秋且有
氣力自今切瑳琢磨為皇國大學士可期而待也
是決非諛言余言若無理謹受足下輩教三生激聲

乍止恰如雷雨霽洋生曰時已近六時余塾有門限
請先歸失敬々々漢生曰余今夕有會讀和生曰余
敎院之當直也三生悄悄下樓去矣

人力車 附馬車會社

人無足而奔無翼而飛者街頭肩輿之舊力也二脚
而兼四脚一人而載二人者御免人車之新力也彼
則如騎牛而詣善光寺緩之極也是則似鞭虎而超千里
輻急之極也便與迂緩與急者非同力之論也是乃所以
肩輿潛伏而人車跋扈也人車之始行于都下在已
巳年距今僅六年間而其數幾六萬出駕招燈為出

車澤山咿咿聲音化請恕二字八百八街無坊不見
御免燈免二字御再三再度無車不勸徒行人王侯
可載賤夫可載老婆亦宜阿娘最可笑其輓夫之駿
足也屈腰伸腕雄奔羣集中右避左讓額以押羣踵
以撥衆一步速自一步後車超前車尻之輻如毛脚
之疾似矢御免聲和輾輪聲而奔御免々々噉喇々
々免々喇々免喇々々激之車因水而轉我之車因
值而奔客非不重也值非不重也一里之路三里之
逞繞而載之人步不如車行也官吏至朝借此急脚
商賈奔市倩此跋足東郭西街輻輳如編南橋西梁

奔走如織小爾之不徒行從主人之後也豪族之小
馬行減祖先之祿也皆乘人車故凡物有樂則有苦有利
則有害是人車亦所不能免也疾風吹散髮而客落
帽者非輓夫之罪也客顧歎之不遑拾深泥逆衣裳
而娘汚裾者為兩披之敝也娘俯悔之何亦及或有
絃妓轉而開紅幕微露觀音顏者或有僧侶覆而脫
烏帽大傷釋伽頭者有轉于前者有覆于後者何其
危險五車隊列則自來自縱十車陣連則自來自橫
縱々横々車與車齒人與人搏無人而不乘車者無
車而不載人者弥次郎今日笑北八之膝栗毛勘平

明日留阿輕之人力車，是新繁昌之一車也。輓近自
有雙載車之發明，一層為便利，輓夫不獨得其利，客
亦有便孝子擁老父，而同車世所賞也。情男抱愛婦
而同車，人所羨也。朋友同車而行，談愉快，商賈同車
而途話相場，醒者扶醉者，乘老婆，携衰翁，奔便不亦
便乎？益可笑。肩輿載一客而離比翼，投風景也。夫世
沿革與物變化，不可期而論也。昔日見衆肩輿者，不
知其何人而直下大名之名目。今日見衆之者，不知
其病夫而特為以者之通行。近頃肩輿為一式一具何其變化
甚也。想後世人智開明，何唯肩輿化人車耳乎？人賢

愚亦或有變化時。我愚若為智，則放屁變百門鉄砲，
陰囊化千斤，金金然則可航我尻，征三韓賣我股，得
巨富也。文明之德可仰，開化之恩不可忘也。我樂而
可待其時也。或思愚則愚也，屈則屈也。我不為一事
而坐食特待時，若不至我亦為輓車人，有四肢
為其勞力，我不如力食而樂其勞也。舜人也，我亦人
也。我何嘗人糟粕，我明我文明而可開，我開化也。我
得為人則千金之寶玉可勉，可勞于時，梟梟輓
夫高呼曰：官已到官，家覺則車內假寐之一夢也。客
拭盜涎而下車。

五六人于橋畔七八人于街頭有侍立待行人者有
 懷手捫虱兒者有蹲踞者有假寐者次伸又欠伸噫
 々々一夫蒙紅氈掩已身亦掩客膝虱往曰今日何
 惡日何有此閑與曉鴉出家特載一客其值僅十錢
 也喫茶飯五碗魚酢十箇待其食餘四錢與文久三
 孔耳一夫含愁曰余未載一客閑如此則恐難糊口
 余生活與汝輩獨身異矣我與尼謂婦合餓鬼住在地獄裏
 店者三人五口也以二本脚糊五人口米生自脚衣
 出自脚店貨產自此脚實非容易之脚也脚幸健未
 至于飢今日若無好客則五口乍飢矣余生活不亦

難乎行客忽走而過一夫直進曰請伴官所行對客皆稱
 且那巴象他車客曰我以我脚行于我脚所向何借
 則亦且那也汝脚曰叱敗矣見汝愚狀彼屎郎一夫仰曰世人脚
 力或更健歟近頃何多冷客聞橫坊之賣卜先生知
 止脚秘術勿亦使世人病其脚妙方乎一夫捫陰囊
 曰陋談休為今日與昔日異日本獨非日出世界廣
 大也若在日本不能營業航垂米利加而可輓也其
 國亦不能可行英吉利也客之有無我不管汝輩悻
 々勿為一群醉客踉々然米一夫遮路曰官請伴芝
 之歸車也一夫要三髻髻曰婦公請廉價而伴下谷

之歸車也。一夫走曰：山手之歸也。曰：淺草之歸也。蓋
忖度人所行而唱，何歸者使人思其廉價而欲釣之
也。下谷而唱，歸芝山手而稱淺草，何其欺人巧也。欺
君子以其方，罔小人勿施其術。大概視人告值，因客
說法，見為都人舞，口勸之，認為儉父捉袂，強之如夜
娼要客，其醜態真可惡。客問值，預以數等答，去則呼
不顧，則追一反一減數，反值始定，與彼柳原舊衣店
同其狂言。如小娘始以廉價，食之載則不五十步而
忽緩笑，請益四錢，不百步而又緩笑，請益三錢，又奔
而。又緩請益二錢，遂使傾其囊，何有此惡風一客論。

曰：汝欺人子，而掠其錢，人亦罔汝子而奪之，是與探
已囊而奪已財，同譬如食已肉，腹飢身斃，汝不可不
思也。曰：苟乘車者，必非輓夫子，我亦何憂。君勿吐
用言曰：不然，余非獨言汝故也。輓夫多皆然，汝見彼
公布古則人有等位，今則民有自由，我可載汝而輓
也。誰亦謂何令之輓夫古之乘夫也，為農者元可輓
為士者亦可輓也。豈無其子乘車乎。曰：小可根元賤
夫輓車者，固其分何足耻。苟佩刀人而為輓夫耻之
耻也，小可輩死亦不能為也。曰：汝謂不能而令為之
者，亦其人也。汝若有一可乘車士，若無智可輓之乘

一職也輓一業也雖輓夫比之於寄食于他而自不能糊其口士不亦才子乎曰以君賞賤夫視之君亦有入我社意者歟或然君猶食如絲祿而未免腐士之臭氣熟視君顏色蒼々或祿絲絕在近歟何有其飢色客默然不知所答輓夫言偶中耳偶為避來車狀而去矣今次人車者何馬車是也

馬車之行與人車同其時而一時振權于人車上今記者專關其社所以其盛者因往及于橫濱也曾至橫濱也乘人車則其值不廉而其遲速亦異矣是所以馬車店繁昌也馬車值一人不出七十五錢曾橫濱行之值

稱之曰乘合若一人買一車則費若干金橫港貿易之盛也往商來賈經緯如織獨箇不買之以有他客待乘合者大抵駕兩馬者可載七八名駕四馬者倍之橫濱九里程間晝夜不絕馬車聲一時何其繁昌也此時與馬車頡頏者何有川蒸氣船其值廉于馬車日三往反不爭一刻者皆取路于海小汽船輻輳于築地夫一刻而其損益闕千金者商家之常也故有拋數金倩馬車者曰之仕立當時以馬車鳴者曰鳴駒屋曰辨天屋皆出支店于橫港貯數十車是開馬車店于都下之始也曠昔鐵道之落成也馬車店

一朝而零落，橫路間寥々，不聞一馬聲，小汽船亦衰至，不過搬運荷物，現今馬車出于品川，停車場載下汽車，散四方客々，量道路遠近乘之，其值廉且便也。近頃設社，開自千住到川越之通路，日徃反其地方，然不過前日橫濱行之。一馬車本豪富之物，而非一時之貨物也，故非貧生所買及，所謂大名道具也都下貯馬車者不少，其便也載一家奔走于東西數里，于雨于雪不知寒苦，不借人脚，有餘力者則可貯要具也。畢竟都下之貧富，閑馬車之多少，何則其數多，因富豪多，故馬車益繁昌，而都下益繁昌焉。

新聞社

固陋夢醒而遇開化，春文華之爛漫，發明之光彩，內外多觸眼美事，人不嗅馨香，不知有開化，是不見寫真，不想有文明，人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何以能開化，是所以新聞紙被眷戀於人而出四方也。每社自有其專務，記公布裁判等之事者，日新真事誌也。在京橋報府下之珍事奇談者，日報誌也。在淺草告各州諸縣之事者，報知新聞也。在兩國此三社最鳴于都下，是皆開化之引札，文明之番附，而不可欠之器械也。一枚紙而網羅世界，新奇無一遺漏，彼

讀賣先生避三舍不亦宜乎社內列高机數箇而分其課各要其神速有奔走于東西探新奇者有出于院省寫公布者有編文章者有植活字者明日所出新聞令日至午後四五時間已成其簡便也有一器機而摺數千紙速于葉舖丁稚燒煎餅一枚值不出于四五錢若括一月買之則自社配布之且減其值一月間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以藝妓一纏頭知世界新事不亦廉價乎紙上所載概畧則政府之布告海外之新事國土之豐歉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開店之報告或絃妓之醜美或戶長之勤惰凡入

耳觸目新事不問貴賤必記載之如火災則報曰有昨何日何時某坊出火如橫濱如有電報三字是皆非如隣婆孕生赤猫空談實如登富士山而一目歐羅巴之火事也雖僮夫野人一閱新聞紙則刈長髮而歎嚴君舊習或有視老婆裸躰覺野蠻風滅五合酒與白布禪者雖不孝子欲衝雪刷竹筍雖好色娘無侵夜唱戀歌田舍節婦懲都府淫婦都府勤商戒田舍情商是新聞紙列布國內而助開化之一二也人車轉倒連新聞放屁高亦新聞其新聞々々奸吏懼閱新聞罪我者其唯新聞乎釋史者流之拙筆

亦難免新聞紙上懲戒

欲議世損益評人長短者細記其議論而投之于新聞社名之曰投書社不收其摺賃而揭之于紙上是新聞社之施恩而乃無布施之引導也

淺草伏雜芝口卧龍或倫動也英京之演史家或華

盛頓之吹螺師自稱大先生未蒙三顧命者競投之

何則吐至高至大贅論頻雖說灰筒大蛇法若變大邪

恐人不曾信之又欲列布之于邦內無其財力不能

故叩空腹而吐其腐志以委之于社其投書多也輻

輳于机上蠅集蠅屯或有化羊兒嘗紙餘白或有變

蠹魚喰活字命韻詞粧論喋々評柳橋風俗者為替

坐之伴頭也怨言恨語懇々訴吉原零落者蓄財家

之情男也以鍼為棒而裁筆頭花者好事家也以已

妾擬人妾而費恍惚辨者自負家也或有暗鳴不平

者或有顯述慷慨者或使人言已功或擬已拾人非

如此皆投一片文於社而可揭示四方君子也長崎

開化先生坐遙與箱館固陋先生數回舌戰今記其

概畧於斯聞貴社新聞何百何十何号開化先生鼓

舞固陋生論中曰余乘輕氣球遍飛行國內熟視人

民風俗方令會散髮筒袖之世間有結髮佩刀之人

此人也。口不食牛肉，而甘澤庵大根。俗呼蘿蔔，足不
着革靴，而愛葬式草履。至其甚，則捨太陽曆，而用大
陰曆。辱以日輪為月輪，門番陽曆在陰曆上故。何其愚甚事。
有順逆物，有大小稱。天地日月，是世之通言也。豈有
稱地天月日者乎？捨陽曆，取陰曆者，不異倒稱地天。
如此輩，因循病在于膏之上，盲之下。終變姑息病，不
堪其寒苦。欲招良醫救貧，尚以洋醫之奮發，割為毒
藥。而欲漢醫之懶惰湯。此輩生拙，蝸牛廬而羨井蛙
智，死陷餓鬼道。挽獄卒車者也。嗚呼！不三歎息乎？余
生固陋先讀至此，處不堪激憤。自叩机上，為傷拳頭損。

赤膏一貝，冀獲此輩上喜望峯。

在亞弗利加洲

以示歐羅巴

繁華少有，所發明燬是金。西洋風吹不足，故也。噫々
如之何！余開化先倩神官祈于大小神祇，欲藉神風
助西洋風。然則洽波及邦內，雖僻陬亦至。聞馬車聲，
因假新聞，餘自問可。否于江湖諸君，余讀不知激淚。
濕襟自執其新聞曰斯丈夫而有斯激淚乎何其暴論也。
余不可取，不應答。大稱開化者在散髮與結髮之間。
乎是知一未知其二也。余雖固陋，一生耕數田。田而
住，巨六屋，常鼓腹而歌太平。不亦樂乎？余視口唱開
化者，概一貧生而終至牛店飽。其余肉未聞有住五

層樓建金庫者心雖既開化囊無一錢則開化亦為因循病終至寄食于西洋店飯令減其值無顧之者被蛛網縛死耳事有可速者有不可速者牛糞乃牛糞而未聞有化味增例故暫捨老者固陋而欲曉壯者因循是所以全國設學校也又何假子訥辨此舌戰自何号至何号終有社報某先生投書者矇眊先生寢語之誤也因消棄之

一擔商間時号砲而歸家在裏店路次窮處入室端坐大息而嘆曰余自今日禁博變習文字以欲為君子蓋此人不跌坐必立膝令坐者生來之一奇事也

顧惡視老婆曰汝出則食煨薯入則傾碗酒何其不行儀也雖薪水勞皆辨我手汝不殘一升酒不能得一文錢常與典物舖惡婆親而誹吳服店命婦何其頑愚也汝罵口而巧吐涎言我發一言汝發十言是皆抗敵余癩積不能默止終為大喧嘩而飽受人愚弄故斷然欲絕夫婦緣言未終起執墨斗立書賜暇狀老婆自若曰叱可笑々々隔壁呼隣婆曰我家額頭被白狐誰而吐毛唐人竊語請來不聞之乎老翁咄々汝默々々老婆鉅聲益高翁怫然不堪怒胸烈火赫々已欲握拳撲老婆頭既而以為抑止此怒氣則君

子之行也。作和顏曰：汝勿多言，令所以去汝者，抑有故。汝穿耳孔，能聞之。余今日擔青藥物，到豪商某店，偶有伴公閱新聞紙，余在傍聞之。其文曰：有住某坊裡店某者，常放蕩無賴，而不知人倫道。為其婦者，古今賤婦，而嗜飲食，貪饕無飽，共不顧米糧，有無飢則婦怒，々々則夫叱，々々則婦激，終夫攪婦，擊根而打擲之。婦亦握夫，舉丸而拉捻之。二六時中，不斷口爭聲。此開化世而有此愚夫愚婦，令不戒後世，為開化之患。幸而某日觸邏卒，警視因違式律，出若干償金云。是乃余而疇昔之罰金一件也。余聞之，汗額不堪其

耻辱。一上新聞紙，則既日本一般評判之我，耻非席不可以卷我名。非烟不可以消綴，令雖汝愚聞之，能為快事乎？故余改過正行，欲為君子，以雪此耻辱。是不得已，所以與暇于汝也。汝亦改過慎其身，我豈敢欲離緣乎？婦低頭含淚曰：妾過矣々々，妾必為貞操婦，共舉美名于新聞紙上。立拋酒瓶于地曰：若易此誓，有如暎日。夫曰：過而不憚於改，乃汝亦君子人也。

貸座鋪

附吉原

近世妓樓之盛也，以吉原為大花街，于深川于根津

于品川于新宿次以新島原各街繁華日月盛昌何其鶯色多也靜軒居士曰元和三年官始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傍開闢切成以其鞭芦覆實之故名芦原明歷三年因命徙于今吉原云爾距今二百余年其間繁昌凡幾于樓閣幾層娼妓三千三月栽花而櫻樹笑海棠媚以與解語花競妍娜七月放燈而翠鸞舞紅鳳歌以與嫦娥影鬪嬋妍笙歌海酒肉山熱鬧雜道又有藝妓勸醉又有幫間助興一入此郭則魂飛肉消真人間世界之一仙境也獨吉原而有此繁華他街亦可推知也自有花街傾金庫失宅地

城傾

終為纏骨纏着而落我鼻失我眼者不少百年芳夢覺為一片烟寐々寥々存于我者借金與痼疾耳又樓主御娼妓如牛馬束縛人一生而雖父母大故不令歸寧樓上樓下各々恣特權鴟兒之權尊于地獄焰魔娼妓之權卑于拾屑賤婦有我命如無我身是人而非人也騎千客非敢奔是馬而非馬也果又何乎乃綾羅衾裡瘦風而錦綉席上飢餓也然而如高尾小紫有名妓輩出何乎雖新宿猶有節婦白糸是猶泥中蓮花水底珠玉也蓮花之所以被賞于人者在于淤泥中故也美則美也雖然與此花可韻

頑者不亦少矣有牡丹有芍藥若以蓮花置于牡丹
芍藥間豈能敵其靚粧乎立則芍藥坐則牡丹行步
婀娜如百合花是蓮花不及百合花確證也况牡丹
芍藥乎偶有高尾輩猶入牛馬群而始見人也亦何
足異矣如阿輕悼父死淺而悼夫死深亦有節婦名
若在今世誰謂之節真不孝女也然則古娼妓皆自
求者歟曰不然有為父母沉者有為兄弟陷者有為
命夫賣者有為情郎驚者皆出于不得止際會而不
有自沉苦界者閨淨瑠理本猶可知其情強使入牛
馬群者多矣縱令雖不真牛馬一入其群則有其行

是乃牛馬也何用以人稱今視昨恰如生于暗夜住
于暗室束縛人者不知道也受人束縛者亦不知道
也文盲與文盲之集會則失其道不亦宜乎曰自古
惑溺于泥中花乃春戀于牛馬者頗多焉此人亦難
免牛馬群者歟曰否々不然有乘車者有輓之者游
花街者如騎牛馬奔花間也擲財為瓦礫終亡其身
者如假寐于馬上墮落溝中也何稱之牛馬其人也
特不免馬與鹿之間耳彼一時也是一時也于予歟
何誅如余輩囊中若有一物亦既墮落者也是幸乎
不幸乎有抱花權而未嗅其餘香豈能可稱才子乎

亦馬與鹿之間人也。余記吉原景于後者，特不出于通客先生口，牌況新景乎？令也。開文盲眼而始知人身尊解其束縛而許民于自由，權於此也。解放娼妓而廢妓樓，改其名号，稱貸座鋪。花街零落，乃都下之繁昌也。俳歌氏不云乎？吉原明兮，家乃暗兮。是千古之金言，而游蕩家之戒箴也。都下今有貸座鋪之許可者，吉原品川新宿之三地也。往年移深川島原花于吉原，根津花亦曰有移于吉原，命娼妓亦不受鑑札，不能公賣，故耻其賤業而為娼婦者甚少矣。雖佐野鎚大樓，佐野鎚則吉原第一銀行樓，不過十余名。

妓與樓主中令其玉價者多稱之曰叩令。

黃鶯出籠而轉于自主，花翠鸞脫網而宿于自由。技今日娼妓，明日妾婦，苦界變為樂國，宿醒醒又新醉，優々游々，密雪全融而年季證文流，春風已改而免許鑑札，來閨無束縛，妓又樓無要虜，客吉原全一變，舊風俗而更開新仙境。上瀧鯉紋外裝變為御召縮緬，小袖鼈甲象牙，副筭化為珊瑚珠玉，金釵駝駝聲嘎々高而脚却低，錦帶幅便々廣而尻不露，內則無節句紋，日之憂外則有情郎昵人之樂，有意則迎客無意則止，我以我鑑札，鬻我色，豈欲伴拙夫眠乎朝。

則携情男手而游猿峯坊夕則擁鴛鴦衾而結巫山夢可與郎共行可與郎共眠妾身自由如蝴蝶飛而欲行主之側客亦無割床回房之憂一閨一客妓閨則我閨也一夫一婦命婦擬客亦可愛也

暮靄抹郭銀燭點星長生殿裡笙歌沸不老洞中神仙舞蘭房馥郁來而薰衣裳秋江屏風圍而護鴛鴦相對而語相依而酌一鍋二箸言獻言酬既而醉淡紅乍上海棠妓從容自理三絃上二下三以爪當撥低々鏗々水調風音即歌曰噫活潑兮彼散髮兮噫活動兮彼光頭兮有髻者必有貳心兮曲闌左手抱

三絃右手勸盃曰妾未就師習音曲

說一客何用譙終聞藝

者衆調子而自學耳元不適君耳妾所深耻也唯以為君自理絃與為君自撰歌之情欲償其拙調而已客曰卿勿譙歌則述已情也又何関音曲雖然多虛唱空韶而可信者鮮矣方今閨化之新調不云乎娼妓無情信非然兮方今晦日猶見月兮此歌真然乎否郎改曆以來屢雖游此郭一回未見團月况晦日乎已昇則午沒終不過三日月以月擬再不能拜其月顏終到曉鴉者往々有之是猶舊曆也郎惟不獨晦日月出沒則全在男美醜與財多少如郎醜男子

而。未見百圓札。是所以雖會開化。不能入其實境也。
郎身不如荷衾喜助丈。故無婦後。郎命者。况卿美色。
乎。欲使思我。則我之無理。亦何咎。卿特訴愚狀耳。妓
以纖手一捻客膝頭曰。可憎矣。十分調弄。妾阿太福。
不適君心。元其分也。曰。如卿當世佳人。郎豈敢調弄。
之乎。郎言非。曝店之贗物。實千古之確言也。曰。否。君
心若團。則妾豈出于角乎。窓之月。况開化乎。曰。誠然。
乎。曰。真然。試吐露妾僻論。以表其真偽。眷戀美男。恍
惚黃金。則昔日之風習。而靜軒公記繁昌之時也。今
也不然。思與不思。非關美色與金光。亦非在等位貴。

賤特在其賢愚。雖醜男有材。能則為上車官吏。雖美
男無材。能則不免為輓車役夫。妾痴猶知之。君何調
弄人乎。曰。卿氣性可愛。曰。婦人不在氣性。全在容顏。
妾儕今坐玉殿者多矣。阿松娘一車夫之賤女也。近
聞為某公外妾。月賜給金五十圓。連老母小妹。恩波
衣着並辦于官手。阿竹月金十五圓。阿菊七圓。五十
錢是皆因顏美也。未聞有其才。如妾鳥之町殘物。又
待來年。鳥乎若。又不賣。終為竈婦耳。妾深情雖十倍。
他婦不能償其醜貌。三千世界有誰顧妾朝夕。想將
來不堪其悲歎。今夕何夕。得待君實妾僥倖也。說了。

泣下曰卿勿歎一治一亂有苦有樂如彼外妻能有幾千春乎花易老寵易衰風雨又妬之紅袖翠裙假雖乘玉輿豈如二人一身之命婦乎卿氣性而有此十分花色何無戀君黃鶯乎是決非諛言亦非虛言卿亦可速求配耦也恐不待郎言既有情人在曰可憐君勿騙人妾若有情人在持此自由身何敢沒泥中妾不幸實在言外曰郎雖不才猶男也莫亦一助言乎請聞卿履歷妓暗々飲淚曰君懇切真有命夫思妾何敢抱藏妾家元某公之賤臣也昨春奉還家祿為一商人買家于淺草某坊而鬻唐物後不數月

罹火災屋宇一灰無一殘物父親千辛万苦而借若干金更借居于兩國某坊漸開小割烹店又不數日今春再罹火災父親相次卧病某日遂沒今存者老母與妾弟妹三人耳立則無避風雨家坐則無免飢渴處殆欲立人檐下終受親戚恩顧借裏店于某坊以賃縫漸糊三口然父死無可償其負債目途限日既過財主訴之于官終致身代限而至細烟不颺零落今也無可養老母便路不得已而投我身于此樓君請恕之妓傍客膝涕泣不能仰見其情實客曰卿勿歎薄命人間盛衰世之常也如郎元草莽野人也

幸而近蒙登用雖卑官猶在其列故郎未有稱命婦者獨寓某坊某旅店冀與卿為此翼鳥然則買家而兩國本所間而共捷偕老双蝶眠花鴛鴦浴波卿何足羨彼外妾曰君言雖假可喜也曰郎言何假真乎真情矣明日必送數金表郎本志郎必不食言曰願聞君姓名曰再會日告之曰以之視之君言怨假矣今娼妓非古娼妓也有約則不藉人脚自行而問君安否妾若至則君山神生双角必矣故不告姓名也是所以君有命婦而欺妾也妾元素人未知娼妓之陰謀以君正為有情人而能說妾衰運實遺憾也嗚

呼々々客曰否郎有嚴君在未許縱游卿若自来則嚴君必疑之偕老契一朝而空屬水泡是所以郎不敢告姓名也曰君不言獨寓旅店其口舌未乾而曰有嚴君何君反覆客佯醉曰郎大酩酊今不能振我舌醒後可告也自擁蒲團而卧鼻鼾乍殷々不是孤睡必狸眠今之游客今之娼妓罪人也

戒火鐵棒鏘々警火報更柝木桴々打更一房間殘樽已涸蘭燈正暗鴛鴦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喃喃說曰疇昔郵便不達乎某日待君而不敢迎他客然而君竟不來君則假言家也郎曰某日生憎有商用到

橫濱夕欲歸走至停車場則正過七時瀛車已發不能追故不得已一泊郎非敢噉言也曰前日偶雖有故既劇場行之約三違觀音詣之盟二背君心腹如玻璃戶皆知其虛言自今若違約煎君寫真咒詛之曰卿不開化女也咒則果有何効驗今則商賈乘馬車僧侶抱妻妾之時也咒則可咒郎何管我以我金游誰敢謂不字卿宜去我又上他樓妓抱郎一榨曰君挑人也久矣或與秋風于妾而弄他勝花乎妾為君到典舖凡幾回既典衣裳盡償君殘債雇人婆屢促妾曰為某外妾乎為某命婦乎妾所以不應其命

者特以有誓書也君放妾則可放妾懷誓書至扱所公然受官裁判郎曰卿勿怒郎言戲談也妓撈取咬他肩頭曰樂人憂誠可憎郎曰傷郎身憫卿心死生唯命也曰真然乎曰真則又曷為曰君身全妾身則如是憫妾心耳遂撈他兩脚挾我股間呼吸已逼金釵觸枕紙聲簌々洩微則時器鏘々報曉

寫真

寫真之行于都下也未出十年而已興錦畫頡頏始內田氏稱九受業于洋人而頗極其精巧閑寫場于淺草而施其業人見其真畫而皆驚其妙術來乞寫

者輻々轆々忽揚其名于四方追次鬻其業者蔓延都下現今已及數十名其施技也設寫場于樓上而斜鎖玻璃戶于三方以受日明蓋以晴天正午為最好時也始置鏡器于一方而揭玻璃板于鏡背是即自鏡面寫真影之具也先以絹帛覆其器械受寫人對其鏡凭几于明處恰如坐禪僧要其無心寫師熟視其躰整神定而剥器械之覆巾則乍寫其真苟受寫者勿為如見劇場看板容態若或閉眼或開口則福相為愁傷顏才子表阿房面須用其心而整其躰也如絃妓屢寫真容而出之于四方以賣其名者多

矣故慣寫真而粧姿整然真有可眷戀嬌態凡容顏之形貌良裳之模樣真乎其人而頰邊痘痕不可掩額前黑痣不可韜也男則雖不敢論其美醜女則專閨其容貌故婦人乞寫者非娼婦藝妓輩則必伎倆自慢之命婦也每店寫料雖不同約寫于玻璃則二十五錢寫于紙則五十錢乃至七十五錢也一寫又可寫于十紙又可傳于百紙不亦妙工夫乎偶有名家名妓乞寫者則寫師又寫之而有鬻其餘影寧致寫料其客可也輒近入寫真社者益多頰減寫料橫坊某先生揭其榜曰當今寫料金一朱紙寫則

金貳朱也何其落魄也所謂魑魅出逢而至天明滅其魔術者歟後于人者為制于人坐人後者嗅人放屁想其先生曰我後人死而雖嗅其放屁非敢竊其屁先輩則放屁聲高而人驚其高價我輩其聲低而愛其低價是亦余所以釣其利也

篆文顏書大書寫真二字而高揭標旗于屋頭又列真畫于店前而供縱觀少年連臂佇立店前品評其畫一生問曰頭戴漆桶衣如萬歲坐執播木中身者何人曰輔相某公束帶之寫真也曰頭鬢似束葉大故着袴如幽靈尾故懷手者賴朝之大臣乎

曰俳夫彦三狂言之寫真也誤認々々曰容貌似小町如有穴者天女之寫真歟曰吉原金瓶樓之娼妓今紫也僕未游花街則誤之亦宜也曰持團扇僂倚子美婦者華族某公之姬君歟曰柳橋之絃妓小春也柳橋亦未渡則誤之亦宜也曰頭如栗苞者何人乎曰某公也曰如唐茹者誰乎曰某氏也如西瓜者僧某也如杓子者商某也一生傾囊真為曰僕非貧生亦非無擁此婦餘財又抑所以買之者誓欲不惑溺此色故朝夕對之而自抑制其色慾耳非敢抱寫真欲卧空房也可抑其色慾耳非敢抱寫真欲卧空房也

生曰僕可買小春也僕亦非敢恍惚此婦特欲對馬
真窮其理也僕豈抱之眠乎二人欣欣然有喜色去
蓋入其衾不探其股間二子言未可信也

一輪人車載兩客而來見則八丈黃縞之少年與御
召縮緬之別品也美異名少年外套長而言語驕

慢非商人姿官吏別品嶋田大而行步婀娜非命婦

風即外妻馬師目迎而胸裡悸々今日何幸有此好

客不是貳圓則一圓半之奇貨也二人相携上樓耦

凭一倚子曰取乞耦馬々師曰唯々余慣耦馬且年

已老矣非敢洩密事者也某君既馬兩唇相合態某

氏馬四脚相接狀大君足下則花之盛也人間二十

再不可遇父母目前亦不憚年也况愚老乎馬何等

容態唯命也客曰君勿吐失言是僕弟妹也何有其

醜態乎十日所見以唯馬如是容態耳乃出右手抱

婦右肩左手與左手相握置于男膝上是兄妹相曰

只此時為然曰諾乃馬數板去一客又來曰我當今

之英雄而世人未知余容親今乞馬者非敢自藏之

馬以欲鬻物色于四方也故乞紙馬數十紙店前噪

以又有數客襲結城紬藍縞鬢髮疎者金滿家之隱

居也着紫縮緬紋服重錦帶者今春之絃妓也外套

所發
第一編
主

短辨舌如流水者山師之幫間也且公凭倚子于中央絃妓立其左側幫間坐其右側以馬三人一席景夫一瞬間寫數人則固非筆力所敵况其真像乎子弟游遠國者寫而可送之于故鄉父兄何勞筆頭用平安二字情人在隔里者相送而可相見何借回文錦字此寫真而有此便利々々而有此繁昌亦足以寫闕化真

牛肉店

牛肉之於人也闕化之藥舖而文明之良劑也可養其精神可健其腸胃可助其血脈可肥其皮肉此良

藥而甘于口此良食而適于腹且効驗速可食知其能也用于舊習病因循病則綴令雖頑固症一鍋而發氣力十鍋而可全治也自有此良藥七年粟閉店三年艾無價一齋醫十病十蹄救百病千功万能喫百帖苦藥不如食一鍋甘肉至其製法則烹兮燒兮漬兮乾兮見彼藥店紅肉依々有肥大股不可以謾一匙肉能延老者一寸壽命一鍋肉亦足以醫書生一朝飢喰乎々々綴令我不喰白米飯喰肉以能保百年之妙齡何愚生復餓死于首陽下御養生々々綴令我不喰松魚膾買鍋以能蓄一擇之餘肉

何鍾夫亦絕糧于陳蔡間此店行于都下未久而至不可復算數壓倒鰓鰻吞噬山鯨各街無坊無招牌肉之流行速于乘氣車而傳命

肉店有三等飄旗章于樓頭者上等也揭招燈于檐角者中等也以障戶當招牌者下等也皆以朱題牛肉二字而表鮮肉鍋又約有二等和葱烹者曰並鍋價三錢半膏摩鍋烹者曰燒鍋價五錢一客一鍋火盆供具焉有命酒者有命飯者火活肉盛沸々焦々隨喰隨烹肉之用和為貴老幼因之無所不食飽々温々已入佳境客坐樓上有牽豚而過樓下者

客見之曰豚何之曰將以屠于場客曰我不忍見如其浮太々々而就死地請以牛易之客如味其肉則牛豚何同苟屠牛則勿棄其骨我敲而食之其糞亦不可棄足以糊鴉口為靈藥之妙或真有化味嚼時噫不老之大藥噫不死之良醫汝牛也我渡汝引導汝以徐々緩々性能養活々潑々人汝若不養此人則國無文明々々々則世無開化畢竟開化之德謂出自汝可矣故我愛汝我欠買米錢而日招汝我雖無買一介肉力無未曾顧汝而流涎寐則夢汝寤則思汝無飢不遇汝無食不飽汝我與汝交際實可

謂親昵也。故我葬汝于我腹，永以為墳墓。地糟粕雖歸于廁，魂魄必歸于我腹。汝魂魄如有靈，能養我下愚，以為上智，必使得月金若干，三年喰未至，官錢不易也。且汝勿歎短命殺身為仁者，汝之謂也。苟死有益于人，亦何憾于世？汝從老而斃于槽檻間，寧不如入鍋而成佛？近聞汝屢入美人口門，是乃極樂淨土之往生也。或時則葬于英雄腹，或時則瘞于美人腸，不亦好恩緣乎？汝若斃于道路，空屬腐敗，豈能得此大葬乎？牛也，汝勿吼牛也；汝勿歎我雖運迂謀，未能近台鼎，人我雖傾空囊，未能融美人手。汝死肉而趨

于我，活人遠矣。我亦欲屠我肉，從汝然則，或有達其素志乎？復謂人若知余肉，則必吐而投之，豺虎果報寐而待我，亦輒不如待其時，况腹鳴不平乎？腹鳴殷々，蓋飽牛肉故也。

閑露肆有賣肉者，曰：烹籠專招，不能上肉店，貧生也。懶叟吸清酒而製之，竹串以貫肉，投之大鍋，火常烹肉，常沸一串，值文久二孔也。叟呼叫曰：烹籠溫煖，閑肆于四通之街，而必人車輻輳之地也。輒大團鍋而喰之，蟻集蠅屯，有縱喰者，有橫喰者，或有爭串鬭者，或有奪串去者，噪々嚙々，三串以醫一時飢，此肉也。

日廻屠場而乞其殘肉者多矣剛如澁紙者既出十日肉也柔如豆腐者全屬腐敗肉也醬汁則貯饒倉時代之餘瀝苟日舊而又日舊臭氣如衝鼻肉元雖藥食食之無其功庸醫亦所能知也且若不得屠場廢肉有混犬馬肉者云余雖餓鬼看不忍食其毒如誤喰犬肉則開化忽變野蠻恐咬文明人故本店告諭曰近來有鬻鬚我店肉實肉四方食客吟味其肉色可喰之也

西洋目鏡

鴻雁翔糞蠅猶振翼衣服行裸躄亦拈腰是目鏡所

以入繁昌而與寫真共飄紅帘也始有開場于淺草奧山者後不數月而及數處殊向舊藩邸之新街為新街多兵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之工夫歟未見真市人而賣此觀者觀室概築小塗屋前面終塗白徑而不拭其尻恰似竈婦施白粉于面而存垢于背或有設層樓者漆板擬石不異庸醫玄關室內隔數尺列數箇鏡回而觀之又不同入拳螺堂望龍王宮殿鏡面約如大蛇眼一眼能容人兩眼觀者即自針孔覩世界而值僅一錢也其畫則世界萬國之風景而真有寫實景者或有全寫想像者皆從寫真店鬻

其糟粕者也。倫敦之鐵橋，長于覽巴黎佛京之宮殿，高子雲魯西亞大將怒而拔兵卒鬚，伊太利婦人臥而吸洋火，口買米利堅火事米賣之色，日耳曼戰爭去開之軍艦衝波而山為山，商船入港而林又林，蒸氣車上山，輕氣球飛空，坐可望奇望峰，卧可臨地中海，喰人獅子則必屠自，胴盪舟黑人則永焚于底，觀博物館，而侮隣典鋪，現大病院景，而憂人頭痛，觀者至最後，鏡益可知其值，廉也。辨才天裸躰而卧床，肌膚皆白，只見臍下小黑點，耳恨撐一脚，不媚其奧，或惜露半身，不見其尻，或歎對真面，不當其唇，奇中

奇新中，新足以驚田夫野僮，眼是舉其二三也。此物亦雖觀物比之於他，觀物則有益于人，不少淺草寺，質虎漆斑猫，毛万世橋，在日第遠人稱曰目鏡橋，而國繁華全，遷此地亦為觀物，家謂滑滑師之藏，潤詳千後編，偽龍彩碧蛇，鱗不日而質偽之皮毛

可頌也。此畫則不然，馬世界新奇，摸万国風俗，一如巡世界，可使喜人眼目，而弘人智識，也不至其國則雖未可知，其真偽決非猫化虎類，又非演史家吐

如見虛言類，只不過曝店，古道具耳。鏡室外，開小茶店，娘誰出火盆，娘何觀煎花，並妖粧咸飾，賣孤媚，鬻猫，諛觀者於此，始拜辨才天真，髣也。

新編 卷一
一笑顧客而促二錢茶料二笑與喫餘烟而說劇場同行三笑傍他膝而勸辨天開帳若有信辨天者直可開帳于待合茶店樓上也客若應之以二三艷語則如鍾馗捕鬼舌頭磨劍忽斷情男腸凡茶店少婦皆質辨天而屢開不時帳者也災非降自天生自婦人須敬鬼神遠之也余雖有可記開帳繁昌者前坐之長後坐之妨暫欲讓後編去彼小娘扣余袖曰君亦不免為質物抵禿筆嘗世界糟粕叩空腹吐都下虛芒真稗史家質物而強開帳于書舖店前以日待來客是不異阿娘輩君如何々々余無遁辭自尻

穿前坐幕而退矣

招魂社

都下官社之新築以招魂社為第一在于皇城之東北九段阪上以祭戊辰年間死上事者也阪兩側栽花木數百株錦繡馥郁不燒返魂香而有餘薰其間又列石燈數十箇不入不夜城而有餘明到阪頂則平面廣濶可以招群靈九段則都下最高之丘地而一目都下今築社于此地者自似忠義魂保護府下卜地之注意不亦深重乎右側有石塔積天然石巧築之不敢施彫刻其高數仞尖頭峨々聳雲間

本社面正南巨棟高楹模擬古代之社形社內則菊花紫幕儼然護忠魂祭魂如魂在社前則五色彩旌飄乎表義名揚名似名輝一年四時設大祭而饗幽魂普天率土無迷于舊戰場幽靈又無陷餓鬼道亡魂嗚呼義士群靈合蒼手于黃泉下豈可不仰天恩乎苟死有益于國家忠臣義士所敢不避也夫戊辰之於兵亂會更始維新之時報國士磨義膽誅伐逆賊遂死于矢石間致此隆世豈可不謂偉歟乎苟抱忠義者須近前拜一拜如大師不動閑帳非要賽錢兩拋者也義士之遺勲忠士之餘功赫々可輝萬

世可傳不朽人而不羨此死者非皇國之人也凡人雖致死多時同死而不同其名而半長右衛門情死于桂川而陷八大地獄遇劔山熱釜之譴責是亦致死也忠藏義太夫戰死于曠野而入紫雲幔幕遇玉殿金宇之招待是亦致死也同致死苦樂如此特在義與不義間將門死而流臭氣千古楠公死而傳芳名于万世是亦義與不義也噫大哉義乎犬死而殘皮人死而留名噫大哉名乎義不可失也名不可污也余輩生為糊板稱食穀腰拔死不如園羊冀土豈不耻義士乎綴令雖耻之以楠木屠腹亦難堪

其苦痛今送此碌々生涯亦義死之餘恩也須近前
拜一拜

每祭連三日人之賽詣雲集于阪上肩摩轂擊即新
繁昌之一魁也賈人爭張露肆有鋪蒲席賣品物者
有安林店鬻食物者熱鬧雜道無立錫地初日則有
烟火設火臺于田安堡內自晝連夜霹靂一聲電光
掣空一群金鳥噴火而飛于白煙中一雙紅龍抱壁
而跳于紫雲裡烟玉散為百花火丸碎化為星千變
万化真奇觀也次日則競御馬名曰競馬回本柵于
數丁間以開馬場柵內可並驅兩馬御撰巧馬技駿

爭其先一步後自一步十步先自十步或有初步而
仰倒者或有中途而橫落者或有達其極數步間而
逸失者或有已後數十步而突然先驅者鹿毛謂馬色
後于茸毛白先于黑一瞬而已數百步二瞬而忽達
其極玉蹄蹀躞紅塵如獅子狂碧鬣鬚鬚衝雄風
似天狗飛相後相先贏者受賞揚々去輸者取笑情
々退今日而有此觀猶見佐々木柵原前驅千百世
下昇平中小戰場也次日則有相撲此日最為奇觀
上自橫綱下至荷禪無不戰者無不搏者東西名虎
別有勇戰之一事凡相撲敵手專關行司與老力士

之意最負連中投盡自家衣著雖為纏頭不能敢使
驚攫鷹獨於此日則不然使東關脇敵其大關二等
虎搏一等虎唯命也鐵臂石拳盡四十手極八十技
而真為兩虎戰至使觀者熱汗溢兩把何則遇不虞
敵為不慮戰大關若不投關脇則一世之耻辱也二
等虎若挫一等虎則終身之面目也是互所以振全
力勇戰也真可謂相撲中相撲每祭開此三場而專
競勇技蓋以祭死軍者專為關武祭事者歟抑又所
以藏武不忌武者歟

東京新纂昌記初編終



明治七年四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定價二十五錢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